

故事会

GUSHIHUI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合订本1-6

故 事 会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故事会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总第八十二期
每月十五日出版

编辑出版
印刷者
国内发行
国外总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绍兴路7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中国国际书店
代售处
(北京二八二〇信箱)

新故事

- 贺老总暗访武德元
.....高文涛搜集整理(24)
乡里宝.....刘苏生(27)
小钱套大钱.....郑永君(40)
一记耳光.....经元度(62)

·案例故事·

- 杨氏失踪之谜.....曹正文改编(33)
三壶酒.....柯亚南搜集整理(46)
一串鲢鱼.....王晓宏编译(47)
三毛找对象
.....姬树明 俞凤斌(49)

中外幽默故事

- 烧菜的笑话.....盛天根(61)
丽丽买票.....孙斌(52)
白白、青青、毛毛.....吴沫欣(53)
一根老鼠尾巴.....薛烽(54)

妈妈讲故事

- 施耐庵闯关走白驹
.....王林书搜集整理(56)

机智人物故事

- 有钱的龟孙不讲理
.....王六会搜集整理(65)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刘兴无 谢长青搜集整理(67)

中篇小说连载

- “2020”的幕后
.....姚自豪 毛一昌(68)

- 来信摘登·.....(79)

选用本刊作品,须征得本刊编辑部及作者本人同意。

正文1-22原书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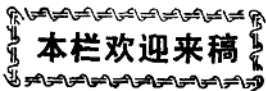
他为何受指责

在美新服装商店里，各种款式的服装吸引了不少的顾客。

柜台前，人们都在精心地挑选着。有个小青年挑好自己所喜爱的服装后，从兜内掏出人民币交给售货员。售货员见是一张断成两截的拾元钱票子，就笑着对他说：“你把它贴贴好再来买吧，这衣服我给你放着。”可小青年却理直气壮地说：“这票子是刚才我在那儿买东西售货员找给我的，你能不收吗？”说着，指了指前面的柜台。售货员听后，笑了笑说：“小青年，说话要老实……”小青年不等他说完，马上气势汹汹地说：“你没去问，怎么随便下结论？”售货员不慌不忙地说出了原由，在场的顾客听了也纷纷指责这小青年的不是。在人们的指责声中，小青年羞愧地离开了柜台。

聪明的读者，你猜猜看，售货员根据什么立即推断出小青年是在撒谎的？

(喻淑惠 王大歌)(插图：庞先健)



本栏欢迎来稿

(谜底见本期)

贺老总暗访武德元

山西 高文涛 搜集整理



一九四五年深秋，日寇刚投降，我八路军一二〇师奉命浩浩荡荡进驻山西临县三交镇。八路军战士军容整齐，士气高昂。贺老总骑一匹高大的枣红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他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忽然，从人群中冲出一对中年夫妇，双双跪在大道中间。队伍顿时停了下来。贺老总连忙下马，弯腰扶起了他们。

这对夫妇姓樊，他们今天“马头告状”，告的是三交镇上一霸“武记药铺”店主杀害他们小儿子的事。贺老总听了二人的讲述，接受了这件案子。

受理案件后的第二天下午，贺老总独自一人直奔“武记药铺”。“武记药铺”设在三交繁华的四渠沟。坐西朝东，里漆门面；一副朱红对联写得分明：“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利人济物，延年益寿。”横幅赫赫写着：“积善成德”。门前立着一人，只见他身穿蓝色贡呢马褂，头戴瓜皮帽，足登平阳夹底鞋，手捧水烟袋，歪着脑袋，正在铺面监视伙计们卖药。这人就是武德元。

武德元是武老财家的大少爷，为人阴险奸诈，心毒手狠，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三交一带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送他一个绰号叫“武阎王”。鬼子占据三交后，武德元又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他挂名中医，又跟着一个日本医官学西医。鬼子撤走以后，这家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整天摇来摆去。

贺老总缓缓走进“武记药铺”，对武德元说：“掌柜的，给点儿水喝吧。”

武德元也斜起眼睛一瞧，眼前这个大兵，穿一身普通士兵服装，胡子拉拉杂杂的，料定不是马夫，便是伙夫，便恶声恶气地说：“找水喝？水在水门上哪！”



贺老总不动声色，摸出疙瘩烟袋，装满一烟锅烟，又慢吞吞地说：“掌柜的，那么借个火吧。”

“火？火在火燎坡呢！”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买药的老汉，贺老总和老汉对着火，便坐在旁边的一条板凳上，“巴哒巴哒”抽起烟来。

武德元一见那老汉，开口嚷道：“哈！老王头，我还没找你算账，你倒自己上门来了！”说着便走出柜栏，一把揪住老汉的领口，“我问你，你在外边胡说了些什么？告诉你，再要狗逮老鼠，多管闲事，我武某人可不是好惹的，叫你老狗日的吃不了兜着走……”说着，将老汉一把推出门外。王老汉被推得打了个趔趄，嘴里喃喃骂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姓武的，咱走着瞧吧！”

贺老总看到这情景，气坏了。他突然转身，朝柜台里的小伙计喊道：“请借笔墨一用！”小伙计取来笔砚。贺老总提笔在手，走出铺门。霎时，一副文墨苍劲的对联出现在铺门上，上联写：“认贼作父，旧账未算。”下联为：“欺弱凌贫，新债又添。”横幅也是赫赫四字：“如数偿还！”写完后，贺老总哈哈一阵大笑，将笔砚一扔，然后走到那个老汉面前，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乡，买药吗？跟我来。”边说边拉了王老汉向区公所走去。

武德元跑出来一看，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心惊胆颤地看着那个大兵和王老汉扬长而去。

在区公所的西耳房里，贺老总象招待老朋友一样，安顿王老汉坐下。王老汉看看面前摆着的茶水、饭菜，望着贺老总和蔼可亲的面孔，问道：“同

忘，你也是受苦人出身吧？”

贺老总爽朗地“哈哈”笑着说：“我过去是赶骡子的，闹起革命就当兵了。”

“怪不得你对穷人这样好！”

谈了一会庄稼人的家常话，贺老总问道：“武德元这个人，你熟悉吧？”

一提起武德元，王老汉象打开闸门一样，诉述起来，两个人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贺老总才亲自把王老汉送出大门。接着，贺老总又亲自到群众中进行了察访调查。

调查一结束，贺老总立即派人把武德元抓到区公所审问。

武德元若无其事地来到区公所，抬头一看，猛吃一惊，审问他的长官居然是那天讨水要火的那个大兵。这时，樊家夫妇出来，将始末由来诉说了一番。武德元仍故作镇静地辩驳道：“原告无人证物证，是信口胡说，要强加罪名于我。”

贺老总一听，冷笑几声，然后高喊一声：“请证人！”

武德元转脸看到老羊信王老汉进来，心里一惊，但听了王老汉的证言之后，这家伙贼眼骨碌一转，一口咬定说：“证人和原告串通一气，血口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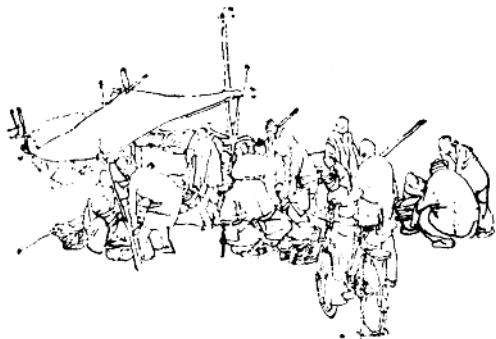
贺老总“嘿嘿”一阵冷笑后，说：“你要看物证吗？”说着一挥手，这时，一个工作人员端上一个玻璃瓶子来，武德元一见到这个玻璃瓶子里的东西，脸色“刷”一下变得象死人一样，两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头上直冒冷汗。

原来，武德元要向日本医官学西医，日本医官说，学西医先得搞解剖。武德元一天看到樊家的小男孩，就把小孩骗到了荒郊野外。没料迎头碰上了放羊的王老汉。老羊信见他背着小孩鬼鬼祟祟向后奔走，心想：这武德元和樊家无亲无故，现在背小孩到哪儿去？第二天，樊家便发生了小孩丢失，并在山岭中发现小孩尸体一事。王老汉当时就猜想一定是武德元下的毒手！

贺老总虽然从樊家夫妇和王老汉的口中了解了这些情况，可是，要判定武德元杀人，还缺少证据。于是，他就亲自访穷问苦，调查了解。一天，他到被武德元一脚踢出门的他家管菜园的老张头家，在攀谈中，老张头悄

乡里宝

湖南 刘苏生



这天下午，姜嫂子挑着一担蔬菜和辣椒来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株江市中心贸易市场。她刚一放下担

子，买菜的顾客便围上来，姜嫂子称菜交货，收款找钱，动作干脆利落。

这时，一位白白胖胖、穿着十分讲究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只见她两眼盯着那筐蔬菜，没头没脑地问道：“喂！蔬菜怎么卖？”“五分钱一斤。”“三分卖吗？”“不卖。”“我说农民同志哎，现在小菜这样贵，我们城里人吃不起咧，谁有你们好呀，烧柴、用水、吃菜都不花钱。”“我说工人师傅哎，在地球上种点菜出来也不容易咧，你晓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是什么滋味哟。”“好吧，二一

悄告诉贺老总一个新情况，他说：“那是八路军即将开过来的一天夜里，武德元忽然出现在我分管瓜菜的草房子里，找一个借口，把我支开了。我感到武德元这回来得有点蹊跷，就多了个心眼，出了菜园，绕一个弯子，又转回来，藏在附近的一株大树背后察看。只见武德元和他的管家在园子里西面的一棵杏树下，不知在埋什么东西。”贺老总听了，忙派侦察员小刘按老张所说的地点把那东西刨了出来。原来就是武德元埋在地下的那个见不得人的东西：樊家小孩的五脏六腑。

贺老总厉声问道：“武德元，还有什么话说？”

武德元象一堆烂泥瘫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三交镇召开的一次公判大会上，武德元被五花大绑押到河滩上。在万人臭骂声中，随着响亮的枪响，武德元的头上冒了黑烟。人们那个高兴劲呀，就甭说了。

（题图、插图：大畏）

添作五，四分钱一斤怎么样？”“你硬是少带了钱的话，四分就四分吧。”

价钱讲妥，胖女人便挑选起蔬菜来，选来选去总不知哪把为好。她挑了两把茎粗叶大的抓在手中不停地前后猛甩，直到每片菜叶上都见不到一点水星才放上秤盘。

姜嫂子用秤一称，说：“三斤六两。”边说边让胖女人看秤。随后，胖女人又凭着她那三寸不烂之舌，硬是将要卖三角钱一斤的辣椒讲得降到二角八。她将精心挑选的辣椒一过秤，足足二斤八两。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元钱交给姜嫂子。

胖女人接过姜嫂子找的钱一数，立即板着脸，说：“哎！咋少找我一分钱！”姜嫂子说：“怎么会少呢？蔬菜四分钱一斤，两把重三斤六两，四六二四，三四一二，一角四分四；辣椒二角八一斤，二斤八两应收七角八分四；七角八分四加一角四分四共九角二分八，四舍五入得九角三分。你给我一块，我找你七分，少在哪里？”胖女人一听火冒三丈，指着姜嫂子的鼻尖说：“你长得漂亮些，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算账的呀！”“哎！你讲怎么算啦？”“噢！三斤六两蔬菜一角四分四，四舍五入剩一角四；二斤八两辣椒七角八分四，四舍五入剩七角八；一角四加七角八共九角二，一块减九角二还要找八分。”姜嫂子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说：“你占了我四厘钱蔬菜的便宜，还要占我四厘钱辣椒的便宜，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便宜给你占，要舍加起来舍，要入加起来入。”“那不行，要舍分开舍，要入分开入，哪有什么加起来入的呀！”两人尖刺的争吵声引来了不少围观者，旁人七嘴八舌地劝说她们不要为这一分钱多费口水了。

胖女人忙向大家表白道：“并不



是为了这一分钱，我屋里光是电视机、缝纫机、洗衣机就是千多块，谁希罕这一分钱呀！问题是她要钱不要脸。”姜嫂子回敬说：“去年我家随便起了一栋屋就花了四千多块，吃了三头肉猪还没算在内，你以为我会希罕这一分钱吗？我种菜卖菜，要钱往秤上要，从不做那种缺德事！”胖女人一听更是暴跳如雷，双手往腰上一叉，上前一步逼向姜嫂子：“这分钱你到底退不退？告诉你，我王某人是从不信邪的，别说你一个卖菜的乡里堂客，就是我们的马科长我也时刻把他顶到壁上。”姜嫂子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哼！马科长算老几，今年春上我在野鸭垭犟死过一头牛！”她这一讲不要紧，却把那些看热闹的引得哈哈大笑起来。姜嫂子嘴里这么硬，心里却在默念：我何苦呢！分把钱既发不了财，也背不了时，何必跟她一般见识呢！于是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一分的硬币伸向王会计说：“我们黑处作揖——各人凭心吧。”胖女人“嗖”地抓过那一分钱，嘴里还不停地教训姜嫂子：“以后叫你的崽女多读几句书，免得算账不清，哼！乡里宝。”说着屁股一扭，扬长而去。

要是骂别的话，也许姜嫂子不会在意；就是打她一顿，也不见得会流泪。然而，就是这“乡里宝”三个字伤了她的心，她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了两串泪珠，感到自从在娘家做了二十三年女儿，在婆家当了一十四年媳妇，还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她将牙齿使劲咬住下嘴唇，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顺手抓起一把辣椒向前跑了两步朝胖女人的背影扔去，然后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没有我们乡里宝，叫你去吃屁！你这个城里猪！”

姜嫂子憋了一肚子气，心情十分不快，一气之下，将剩下的蔬菜辣椒各降价两分廉价出售，一会工夫便卖了个精光。当她正打算挑起畚箕回家时，突然发现扁担上挂着一个花色尼龙袋，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放着一个菜盒和一个钱包，钱包内有六十五元现金和几斤粮票，里层还夹着一张工作证。姜嫂子一看工作证上的照片不由一愣，那照片上的这位正是刚才和她吵架的胖女人，只见照片下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湘中氮肥厂财务科会计王素琴。姜嫂子心里乐了：这真是天有报应。于是她挑起畚箕向家中走去。

再说王会计以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走出农贸市场后，来到建设大道，上了二路公共汽车。当车快到百货大楼时，她突然想起自己提着的那个



尼龙袋，一看手上，不见，定神一想，不由“哎呀”失声尖叫起来。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紧急刹车，满车的乘客一个个被弄得前伏后仰、东倒西歪。王会计请售票员开了车门之后，便一个飞脚踏上人行道，向农贸市场跑去。你别看王会计往日爬四层楼要歇三次气，但今天跑了四公里却只用了二十分钟。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农贸市场一看，那卖菜的

妇女早已无踪无影了。平常最爱面子的王会计此时双腿发软，两眼发黑，她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蹬脚捶胸，泪流满面，骂个不停。

当王会计正在哭天喊地的时候，姜嫂子已经走出市区，踏上田埂小道了。此时，她满肚的闷气还未消，“乡里宝”，这三个字，还象刀子在割她的心。她想：哼！你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吃的国家粮，有个铁饭碗。自从实行责任制，当农民的腰杆也壮了，未必比你低一等，难道应该当人暴众受你这份窝囊气！要不是乡里也在搞五讲四美，我不把你这个泼妇骂得狗血淋头才怪呢。她望了望畚箕里的菜盒和尼龙袋，脸上泛起了一股笑容，哼！今天你这个尖嘴巴的小气鬼算碰在我手里了，真是恶人得恶报，活该！

走着走着，她的脚步不由渐渐放慢了。她打心自问：要是自己掉了钱心情会怎样呢？常言道：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怎能趁人之危，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将这钱买穿的能穿出去见人吗？用这钱买吃的能吞得下肚吗？把这钱放在枕头下能睡得着觉吗？还是在娘家做女的时候，娘就经常告诫我：“为人不能做亏心事。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我婆婆也常对我说：“害人之心不可起，意外之财不可得，人生在世要清清白白做人。”我男人也常常讲：“种田人要有种田人的样子，穷也要穷得有志

气。”再说人家虽然是搞脑力劳动的，但那几个钱也不好赚。听人家说，搞脑力劳动每天要死很多细胞，并且屁股要坐肿，脑袋要想烂，头发都白得快些，特别是会计，搞不好还要赔账，要是丢了这几十块钱，她不急瘦一身肉才怪呢，要不然刚才怎么会为了一分钱与我争得面红耳赤呢！想到这里，姜嫂子毅然回转身，一路小跑又返回农贸市场。

姜嫂子跑到农贸市场一看，整个市场冷冷清清，哪有王会计的人影。姜嫂子进退不是，左右为难，一时拿不定主意。回去吧，对不起那位王会计；不回去吧，上哪去找呢！突然，姜嫂子心头一亮，想起工作证上的“湘中氮肥厂”，就打了个电话到厂里询问，传达室的同志把王会计的地址告诉了她。

姜嫂子按照传达室同志说的，急忙赶到二路汽车站。她正要上车，只听那位售票员姑娘朝她喊道：“喂！那位挑畚箕的妇女同志不能上，车上人太多。”说完，车门“啪”一声关了。姜嫂子心想：不上就不上，我又不是没有脚，省下一毛钱，还可买得五盒火柴呢。于是将畚箕扁担往肩上一甩，向工农大桥方向走去。

再说王会计在农贸市场哭长道短足足呆了半个小时之久，后来想想这样做只是白白伤害了自己的精神，便有气无力地回到家中。她象得了一场大病，饭也不吃，喝了一杯麦乳精后就躺倒在弹簧床上。心想：这乡里宝总还会要来卖菜的。我每天花两角钱，去一次农贸市场，被我撞见了，管叫她将那六十五元钱呕出来。不然的话就拖她上派出所……

王会计正在暗暗发狠，突然“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索。她小孩连忙上前开门，王会计侧身瞟眼一看，不由“嗖”一声象触电似地从弹簧床上弹起来，鼓起一对灯笼眼莫名其妙地望着站在门外的姜嫂子，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看见姜嫂子从汗渍渍的衬衣口袋里拿出那个塑料钱包时，她才如梦初醒。姜嫂子舒了一口长气，将钱包伸向王会计，说：“王会计，你将袋子挂在我扁担上忘记拿了，里面的钱粮请点下数吧！”王会计一个箭步跨上前去接过钱包，双手将钱包紧紧按在胸口上，感激地说：“同志，太谢谢你了，快请进屋坐吧。”姜嫂子连忙摇着手说：“不不不，别客气，我不进屋了，懒得脱鞋子。”说完将袋子和菜盒一并交给王会计，王会计忙说：“不要脱，不要脱，进来就是。”说着双手将姜嫂子拖进屋。姜嫂子虽

说家中致了富，但眼前的这一切摆设她除了在电影里看见过外，还从未亲临其境过。她环视四周，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座位，挑着一担畚箕站在房中团团转。王会计赶紧帮她取下扁担，使劲一把将她按在一个单人沙发里，又从食品柜中端出一盒糖，说：“请吃糖，这是进口的巧克力。”姜嫂子好歹不肯吃，说是没吃惯，最后硬是执拗不过，便拿了一粒放进口袋准备带给满伢子去尝尝新。王会计要留姜嫂子吃饭，姜嫂子连忙起身告辞说：“别客气了，我还有一二十里路要走，屋里男人又不在家，那几十只鸡还不知进没进甬，栏里十多头猪崽子还要喂甬，再说满伢子天黑了见不到娘会哭坏嗓子的。”说着挑起畚箕跨出房门，王会计拉拉扯扯跟着下了楼，并一直相送到工农桥上。姜嫂子三番五次地要她打转身，王会计硬是不肯回头，感激的好话讲尽以后，从口袋里抠出五元钱塞给姜嫂子说：“这是点小意思，请买点水果、蛋糕带回去给小孩吃吧！”姜嫂子停住步，将钱交还给王会计，有点不高兴地说：“王会计，你这样做就不对了，我送钱给你，是送在理上；与你争那一分钱，也是争在理上。别人的肉粘在自己身上，不相生哪。如果你硬要给，就把那一分钱给我吧。”王会计听了姜嫂子这番话，脸红一阵、白一阵，心中涌起一股惭愧之情。她知道，姜嫂子决不是硬要这一分钱。在她身上，确实有一种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她郑重地从口袋里拿出那枚一分的硬币，双手递给姜嫂子，说：“请收下你的这分钱吧。”姜嫂子接过钱后便告辞上路了。王会计站在桥头举目相送，她凝视着姜嫂子单瘦而挺直的身影，不由心头一哽，鼻子发酸，霎时滴下了两颗滚烫的泪珠……

(题图、插图：大 畏)

谜
底

《一起劫持案》：根据未完成的画稿，姜所长判断肖燕是在画牵牛花时被劫走的。而牵牛花只有早晨才盛开，过了上午九点钟就开始萎谢了。所以发案时间是星期天早晨。

《十个铜板上楼一游》：“中堂”上三个字是“我要死”。

《他为何受指责》：小青年掏出的是一张拾元的人民币，拾元钱不可能做找头。



杨氏失踪之谜

上海 曹正文

这奇案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这天晌午，湖北麻城县衙门口，拉拉扯扯来了两个青年男子，双双击鼓鸣冤。知县汤应求，得到差役的禀报，当即升堂审理。

两个鸣冤人原是郎舅。姐夫姓涂名如松，舅子姓杨名五荣。涂如松说，他的新婚才三日的妻子杨月丽，因与他和他的母亲发生口角，赌气回了娘家，至今未还。杨五荣说，姐姐并未还家，听涂家邻人赵当儿说，姐姐给涂如松暗害了。两人都要求知县老爷明断。

汤应求听完两人的讲述，一时难以决断，便命令传讯赵当儿。不一会，赵当儿来到堂前，说道：“小的是涂家邻居，曾见涂如松虐待妻子杨氏。前日深夜，小的起来小解，听两墙传来女子的呼救声，那声音很象杨月丽。故而小人怀疑涂如松杀害了他的妻子。”汤应求听了，仍半信半疑，传令把涂、杨两人带下候审。

汤应求回到书房，再三思忖，也理不出案子的头绪，便把当班头儿李献宗请来商议。

李献宗五十开外，忤作出身，因其善察案情，又懂文墨，汤应求视为智囊。李献宗听了案情后，当即说：“说五荣藏了姐姐来鸣冤，情理欠通；说涂如松杀妻告状，也无证据。要知真伪，大人理人去涂家察访一番。”

第二天，汤应求便带了李献宗和两个差役，来到涂如松家。

涂的母亲听说县老爷前来，赶紧跪下迎接，不待汤应求发问，便数落起媳妇的不是来。她一说媳妇既懒又懒；二说媳妇风骚不贞；三责怪自己为

儿子娶了个不贤惠的女子，愧对子孙。

汤应求听涂母唠唠叨叨说了半天，仍如入迷雾阵中，便回头看看李献宗。李献宗问道：“你说你媳不贞，有何证据？”

涂母答道：“月丽嫁我儿子如松之前，原是王祖儿的童养媳。王祖儿儿子是个白痴，这公公乃好色之徒，与月丽有了苟且之事。后来月丽又与王祖儿的侄子冯大郎发生奸情。”

李献宗问道：“这些事你如何得知？又有何人作证？”

涂母叹口气，说：“这些都是月丽与我儿如松新婚之夜的枕上之言。婚后第二天晚上，如松即向我哭诉了。”

李献宗听完，也默默无语。他们在涂家四周又察访一会，就返回衙门去了。

当夜，汤应求把李献宗叫到书房分析案情。李献宗沉吟片刻，说：“涂妻杨月丽为人风骚，我也略有所闻；但刚才涂母之言，皆夫妇枕上之言，不可全信。况且冯大郎早就外出他乡，王祖儿又已病故，此案还须细查。”

汤应求发急说：“依你之见，如何查个水落石出？”

李献宗慢悠悠地说：“容我细想三日，再回禀大人。”

不料到了第二天午后，李献宗却主动来找汤应求，说是此案有了一点眉目。

原来，李献宗一早就去赵当儿家查访。赵当儿的母亲向他诉说赵当儿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杨月丽失踪那天晚上，他在外赌了个通宵，哪有什么深夜小解听杨氏喊救命之事。这说明赵当儿作的是伪证。李献宗从赵当儿家出来，脑子里一直在翻腾着赵当儿为什么要作伪证。就在回衙途中，本地生员杨同范，向他报告了一件事，说今天早晨，他在浅河滩发现一具尸体。李献宗立即带人去验尸。一看那尸体的衣服是杨月丽的，但尸体腐烂得面目难分。而且从骨骼来看，是一男子。这更引起李献宗的怀疑，他暗暗在想，杨氏失踪才三天，其尸岂能腐烂到如此程度？内中必有隐情。

汤应求听后，仍感到越来越迷糊了，不由长长叹了一口气。李献宗却蹙眉说道：“杨同范这一报案，倒使我有了一点新的想法。”汤应求深知李献宗是个不查明真相不妄言说破的人，故而也不追问，只是再三叮嘱李献宗

早日破案。

这样又过了半个月，这个奇怪的失踪案仍是一个谜。哪晓得谜还没解开，却惊动了总督大人迈柱。这位总督竟委任他的门生广济县令高仁杰前来复查破案。

年轻气盛的高仁杰是麻城人，他到任三天，就宣布杨同范所说的那具尸体是杨氏无疑，并且，上报总督说汤应求和李献宗包庇案犯涂如松。总督一听，立即命高仁杰严加审问。

高仁杰立即升堂，传涂如松上堂。高仁杰大声呵斥道：“大胆刁民，谋杀妻子，还要抵赖，看来不用大刑，你是不肯招供！”当下命差役先打了涂如松五十大板，打得如松皮开肉绽，只是大喊冤枉。高仁杰咬咬牙，又令差役用烧红的铁丝去烫他的胸口，烫得涂如松浑身冒烟，昏死多次，在惨叫中承认自己杀了杨氏。高仁杰取了口供，得意非凡，又借此参了一本，把汤应求和李献宗问罪下狱。他连夜将此案写成案卷，准备禀报上去，以此表功。

不料，他的表功本刚写好，麻城县一个姓黄的乡绅跑来报案，说那浅河滩上的尸体，是他的僮儿。这僮儿是与人赌酒，失足淹死的。



高仁杰闻报，大吃一惊。他怕宣扬出去，于己不利，就又把涂如松提上堂来，施用酷刑逼他说出杨氏尸体埋在何处。涂如松经几次酷刑折磨，早已神经失